

穀

山

筆

塵

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
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
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為名擁車駕於前行入居
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
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
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也萬一上
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臣有如喜寧輩進策擁
胡騎數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寧夏而入直至
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請命於太后

陛下胡以處之周王以狄兵入有故事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上皇奉入大
內則群謀自解禍難潛消陛下安枕九重之上
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廼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
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
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
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
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
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
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可不哀耶夫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
也非為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
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
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於君臣之間可
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語
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

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粵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暨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豎尾之志如胡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

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
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
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
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
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
初諸王等默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
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爨滇
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
棄時建一親王國。使得握兵御吏。母與內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而長為國家有
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
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址遁梁王保有雲南蜀
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
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土
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
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
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
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

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
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窟耶此又
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
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道郡苦樂又
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
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恢
之談人必笑以為狂且言干時禁動慮後患誰
肯倡不急之議以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
附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

至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與百吏為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 祖訓以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已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為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笑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柰何以敵國外夷視親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褻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相去遠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為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為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特物力无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

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
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
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
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 世
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
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 今上即位歲特
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
不得與然每節費幾十萬則官眷內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賚亦濫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
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
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
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
擲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為章彩今
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為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為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蒼雜彩
十段為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
賜物十段 今制賜衣一襲為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
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
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
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 本朝惟 國
初一二元勛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
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
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
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
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

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

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

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

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

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

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歛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頗希濶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估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公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

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
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
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
問至繪為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為
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為迂
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
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

遷就以全體面者 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宮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襲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做吳下之風以雅素

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
衣冠輿服上備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
文物以為執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
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
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
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
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迹此

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豐
產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及
我朝則益儉矣。勲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
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
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
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
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
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畧如帝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本朝即元勳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為佛土不亦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
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
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
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
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
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鈎考而紀綱所在
視為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為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
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列予在南宮

自恐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已時升堂頗覺
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
堂事早畢校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子因悔曰
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
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
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已刻完事候者
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
覺寥濶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
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

之政乃朝廷大体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勤敏之名失博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投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僦從之衣此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門中火及東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權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餼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
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
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
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
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最
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
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
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污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
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滙渠以流其惡否
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
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闕可也沈公
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
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
與莽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
制四夷皆為臣妾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
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
梗化方外在 朝廷視之猶蚩蚩蠻獠而當事
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書稱引失體幾取
烹炙之末人相比况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器
之體亦甚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嘗謂天下之事有不可膠柱而談者因特制宦
人所處耳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
大宰伯以部徽却之不為上奏時以為得體子

謂以為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
使之持去以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
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
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
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
西域寶馬也此於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
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
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
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蔑鹿頭鶴頸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竒意態閑遠步之堦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齊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
逢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
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
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
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
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穀山筆塵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闕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
初唐介叅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
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

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來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徃徃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銜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後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為密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解是不使之與其

謀而使之同其體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
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
署名體亦類此徃徃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
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
相有懇求恩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
已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
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柱衍故事單車宵
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

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肯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泰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
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世廟眷禮寵遇無
所不至其後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
星冠夏不受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
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
右窺知上意因留其字不除上復過之而
咲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
功因白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
下此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

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魯公銑建議請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上意頗憚不欲為分宜窺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為計伺上禱祠時即以魯公請兵疏上上固不快令夏公擬旨力贊其議又以上有事時奏之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

愕以為召釁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密
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
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
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
亭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
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
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
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

宜世蕃誅死即驚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徃徃號之為父其後

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

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上寵眷迺稍欲結知

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

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

某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

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某某

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搜出命門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
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後世蕃乞哀世蕃憐
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齷齪一
日相君洗沐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
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
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
皆在目中何少某某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
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
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氏元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內上甚不悅乃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白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若
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某
贈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誰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奏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宜日權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賜家僮永年用
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霍山先生得與霍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兒見之即提
去耳大詬其人逸謝求鮮識者走視之則一九
卿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衆樓世蕃者彷徨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即擲與鑄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云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頃又拂鼻
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親蓋亦輕
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長安出入公
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
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
奏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
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竒貨恐有先之者
即遞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
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
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
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旨籍沒其家將

處以極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豫孫范惟丕者
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
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
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
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世
蕃赴市矣二客幸於華亭意氣張甚知者意其
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罷夫人
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
副使一子舉於鄉隲一名妓址征死於舟中輿

尸而歸人以為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為萬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徃徃嚇徐以寄貲為言徐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陟為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郗相公柄政少司空以南廷尉考績詣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君遂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問

也

其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
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
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之為賈公儀休
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
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坐於相邸相公
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
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所居積工計然
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歛之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也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以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亦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解請月六卿棘寺下治中書行人外至藩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哢哢不
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
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
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為中
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 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
豪直自用又為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
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
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

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
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
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
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
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
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
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竒以
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
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

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
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
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
能相活即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
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為華亭求解異
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
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
計奏 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

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
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
會 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
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內使奉

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

上意應新鄭即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

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
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
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月有旨召成國內閣六

部至會極門宣諭新鄭以為臺諫疏行且法

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宣諭何事即應

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

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詔新鄭以手仰

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

逐新鄭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

深與江陵相結及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

無群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
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
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
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為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
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
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
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
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

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
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為之下泣以玉帶噐幣雜
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
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
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
為于荆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
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
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
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

齋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
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
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
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卽典下
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
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藉 太后携持人主
束縛鈐制不得伸縮 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
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權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
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
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
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
矣宇文護為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
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
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
輔即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

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而群小踴躍

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

矣

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

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

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

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

儵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

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吏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

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謫戍極

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聞講 上召

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

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而昨如此處置外

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

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

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

本詣閣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決

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

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

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毋無父此何謂

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

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
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
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謫去未
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
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
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
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
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
詞連袞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
乘輿即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
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顧平日疎
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
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
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
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茲
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為徃視可

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冒不韙亦不得絕此君原有徃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為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

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 上亦為之拭淚一

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
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
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徃代矣嗟夫君上
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
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上頌輔臣問閣臣
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允至
朝房問曰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允大
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蓋見上問及恐其

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世廟上尚
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
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
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
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
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
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徃請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慕圭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語
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
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
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
輔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
齋耶柰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
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
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廁養不

足為汚矣

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察者稱為兄弟一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
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
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
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
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
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侂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
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偃
偻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

滕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傳以為笑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
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
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
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為文
無論體格即識見志趣有大可姍笑者第舉一
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
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反見其文莫不絕

但或稱嘉靖初十上帝命額烈士將產異人以
相君寄之封君以稱相君為衆父封君為衆父
父衆父父者蒼蒼君是也中間不典之詞大都類
此非其才不足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草
書以為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若
諸公者其有所動於中耶

萬曆甲申長安七月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
八犬之目皆特相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
一獄實狀為一上人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人

甘上疏自白時人謂易天云

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
取之多也蘇松則賦之地易為經營江楚曠莽
之墟止知積聚爾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
星長在吳耶夫行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
何時定也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
書不親也隆慶中_之新鄭以首相兼太宰晨入內
閣已入吏部部_一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_也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故不為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聞者皆笑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太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千召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荐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為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
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
馮璫 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
下多客能撓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
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
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斷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
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
次南司空明日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推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上曰置之。張某何如對曰踈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夫素慙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制不如踈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曾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著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奏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
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
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
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 聖
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
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